

儒林外史

李汇群 夏 露 校注



儒林外史

# 儒林外史

吴敬梓(清)著

李汇群 夏 露 校注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外史/吴敬梓[清]著;李汇群 夏露校注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9

ISBN 7-5354-3092-9

I . 儒…

II . ①吴… ②李… ③夏…

III .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0407 号

责任编辑:刘 青 封面设计:徐慧芳

康志刚 责任校对:梁 风

尹志勇 责任印制:吴竹敏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7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6000 册

---

定价:26.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凡例

《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对之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吴敬梓，字敏轩，又字粒民，晚号文木老人，别号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生于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出生于诗礼大家，他在《儒林外史》中也曾借杜家提到“尊府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门生故吏，天下都散满了”，虽然不无夸张，但他的家庭却的确是“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然而，这样的出身带给吴敬梓的不仅有自豪和骄傲，更多的却是沉重和愤懑。才华横溢的吴敬梓并不是一个科考能手，早岁考中秀才后，他一直科场蹭蹬，功名坎坷。父亲去世后，由于不善经理家产，加之族人虎视眈眈，使得吴敬梓很快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雍正十一年（1733），怀着“逝将去汝”的决心，吴敬梓携带家人移家南京。在南京，他广泛接触了诸多文人，熟悉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同时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早年在家乡的坎坷经历和在南京的见闻，使得他最终放弃了科举，并挥动着一枝如椽之笔，写出

了《儒林外史》这么一部伟大著作。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究竟是什么，历来说法不一。闲斋老人在序《儒林外史》时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卧闲草堂本批语则认为“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该书“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总的来说，它是一部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而在这部小说里面，最中心的内容应该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揭露和思考。在《儒林外史》中，汇聚了形形色色的人群，包括腐儒、名士、官绅、市井棍徒、将官兵卒以及娼妓戏子等等。对他们，吴敬梓有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同时又寄予了深深的思考和怜悯。正是这种超脱的、“秉持公心”的思考，使得《儒林外史》和诸多“私怀怨毒，乃逞恶言”“词意浅露，已同漫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讽刺小说区分开来，成为中国文学中灿烂的一颗明珠。

《儒林外史》的版本，现存最早的有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刊本，后来还有嘉庆艺古堂本、清江浦礼阁本、同治苏州群玉斋本、申报馆排印本等。这次排印，是以卧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版本改动了个别错字。

目 录

第 一 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 借名流隐括全文	1
第 二 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13
第 三 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23
第 四 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36
第 五 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 严监生疾终正寝	46
第 六 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 寡妇含冤控大伯	57
第 七 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67
第 八 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77
第 九 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87

儒林外史

第十一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97
第十二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107
第十三回	蘧駢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117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127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137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146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155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164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174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183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193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202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211

<b>第二十四回</b>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231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b>第二十五回</b>	鲍文卿南京遇旧	240
	倪廷玺安庆招亲	
<b>第二十六回</b>	向观察升官哭友	249
	鲍廷玺丧父娶妻	
<b>第二十七回</b>	王太太夫妻反目	258
	倪廷珠兄弟相逢	
<b>第二十八回</b>	季苇萧扬州入赘	266
	萧金铉白下选书	
<b>第二十九回</b>	诸葛佑僧寮遇友	275
	杜慎卿江郡纳姬	
<b>第三十回</b>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284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b>第三十一回</b>	天长县同访豪杰	293
	赐书楼大醉高朋	
<b>第三十二回</b>	杜少卿平居豪举	304
	娄焕文临去遗言	
<b>第三十三回</b>	杜少卿夫妇游山	313
	迟衡山朋友议礼	
<b>第三十四回</b>	议礼乐名流访友	322
	备弓旌天子招贤	
<b>第三十五回</b>	圣天子求贤问道	332
	庄征君辞爵还家	
<b>第三十六回</b>	常熟县真儒降生	341
	泰伯祠名贤主祭	
<b>第三十七回</b>	祭先圣南京修礼	350
	送孝子西蜀寻亲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360
	甘露僧狭路逢仇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370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378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388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398
	家人苗疆报信息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408
	歌舞地酋长劫营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417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425
	讲堪舆回家葬亲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435
	五河县势利熏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444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453
	泰伯祠遗贤感旧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462
	中书冒占凤凰池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470
	真义气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477

<b>第五十二回</b>	比武艺公子伤身 .....	484
	毁厅堂英雄讨债 .....	
<b>第五十三回</b>	国公府雪夜留宾 .....	493
	来宾楼灯花惊梦 .....	
<b>第五十四回</b>	病佳人青楼算命 .....	501
	呆名士妓馆献诗 .....	
<b>第五十五回</b>	添四客述往思来 .....	512
	弹一曲高山流水 .....	
<b>第五十六回</b>	神宗帝下诏旌贤 .....	
	刘尚书奉旨承祭 .....	521

## 第一回

说楔子<sup>①</sup>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  
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  
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沈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看破的！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嵌崎<sup>②</sup>磊落的人。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

① 楔（xiē）子：楔子原意指插在木器榫头缝里的木片或其他填充空隙的木片。后来用作戏剧、小说的引子。

② 嵌崎（qīng qí）：原意是说山高峻的样子，这里比喻人的品格奇崛不凡。



因你父亲亡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间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商议定了。

第二日，母亲同他到间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指着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玩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只是百事勤谨些，休嫌怠慢。”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服，口里说道：“你在此须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王冕应诺，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跟着母亲歇宿。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sup>①</sup>，就买几本旧书，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阴树下看。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山上，青一块，紫

① 闯学堂的书客：这里指在学堂里兜售笔墨、书本的小贩。

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夯<sup>①</sup>汉，挑了一担食盒<sup>②</sup>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来到柳树下，将毡铺了，食盒打开。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戴方巾。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两人穿元色直裰，都是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元色<sup>③</sup>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sup>④</sup>、县父母<sup>⑤</sup>都亲自到门来贺，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sup>⑥</sup>，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

① 夯（bèn）：此处作“笨”解。

② 食盒：用以盛放食品、食具或其他礼物的，可提可挑的大盒子。

③ 元色：就是黑色，因为避讳康熙皇帝玄烨的名字而改称。

④ 太尊：明清时代，地方行政区划为省、府、州、县。府的长官称为知府，州的长官称为知州，因为地位相当于古时的太守，所以尊称为太尊。

⑤ 县父母：知县的尊称。明代正式称管理一县事情的官员为知县，因为是直接管理一县民的官员，如同一家之长，所以尊称为县父母。

⑥ 壬午举人：明清两朝，隔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乡试，各县的秀才、贡生、监生都可以参加。乡试于子、卯、午、酉年举行，哪年举行即成为哪科。“壬午”举人指的是壬午科考取的举人。



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

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时和他亲热，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

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头戴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礼坐下。这人姓翟，是诸暨县一个头役，又是买办<sup>①</sup>。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干爷，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

---

① 买办：负责采购或兼理杂务的差役。

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过姓名，那翟买办道：“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秦老道：“便是了。亲家，你怎么知道？”翟买办道：“县里人那个不晓得！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径来寻亲家。今日有缘，遇着王相公，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秦老在傍，着实撺掇<sup>①</sup>。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都题了诗在上面。翟头役禀过了本官，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将册页取去。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危素，作候问之礼。

危素受了礼物，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爱玩不忍释手。次日备了一席酒，请时知县来家致谢。当下寒暄已毕，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还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时知县不敢隐瞒，便道：“这就是门生<sup>②</sup>治下一个乡下农民，叫做王冕，年纪也不甚大，想是才学画几笔，难入老师的法眼。”危素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竟坐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时知县道：“这个何难？门生出去，即遣人相约。他听见老师相爱，自然喜出望外了。”说罢，辞了危素，回到衙门，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

翟买办飞奔下乡，到秦老家，邀王冕过来，一五一十向他说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动<sup>③</sup>头翁，上覆县主老爷，说王冕乃一

① 撀掇（cuānduo）：搬弄，怂恿。

② 门生：明清两朝科举考试，考中者对主考官自称门生。

③ 起动：敬词，烦劳，劳驾。



介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也不敢领。”翟买办变了脸道：“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论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如何走到这里，茶也不见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爷？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王冕道：“头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翟买办道：“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了！”秦老劝道：“王相公，也罢，老爷拿帖子请你，自然是好意，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自古道‘灭门的知县’，你和他拗些甚么？”王冕道：“秦老爹，头翁不知，你是听见我说过的，不见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sup>①</sup>么？我是不愿去的。”翟买办道：“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秦老道：“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若要去时，王相公又不肯；若要不去，亲家又难回话。我如今倒有一法，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不能就来，一两日间好了就到。”翟买办道：“害病，就要取四邻的甘结！”彼此争论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送与翟买办做差钱，方才应诺去了。回覆知县。

知县心里想道：“这小厮那里害甚么病！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着实恐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害怕不敢来了。老师既把这个托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他看

① 段干木、泄柳的故事：段干木是战国时候的人，魏文侯请他做官，他跳墙而走。泄柳是春秋时候的人，鲁国的国君要见他，他闭门不见。王冕在这里用这两个人的典故说明自己不想做官的决心。

见赏他脸面，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胆见我，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又想道：“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想道：“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当下定了主意。

次早，传齐轿夫，也不用全副执事，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翟买办扶着轿子，一直下乡来。乡里人听见锣声，一个个扶老携幼，挨挤了看。轿子来到王冕门首，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着拐杖出来说道：“不在家了，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尚未回来。”翟买办道：“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的慢条斯理！快快说在那里，我好去传！”那婆婆道：“其实不在家了，不知在那里。”说毕，关着门进去了。

说话之间，知县轿子已到。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小的传王冕，不在家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小的再去传。”扶着轿子，过王冕屋后来。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远远的一面大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又有一座山，虽不甚大，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约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还听得见。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翟买办赶将上去问道：“秦小二汉，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小二道：“王大叔么？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知县变着脸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即回衙门去罢！”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且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再处置他也不迟。知县去了。